

皇清文頴續編卷十

跋

奉

勅金書華嚴經跋

彭元瑞

蓋聞能仁說法尊藏榆樞之函迦葉受持寫記貝多
之樹演三車之悟義普照恒沙超四諦之真宗高登
實地放白豪而現色出金口以傳聲至教周乎十方
靈言被乎八極諸天供養雨爲妙鬘華瓔大地流傳

裝以金泥寶牒顯明羣有實爲最勝之因利益衆生
卽是無疆之慶欽惟我

皇上大仁偏覆至孝純全湛心鏡以常融握智珠而
在抱萬方仁壽齊登大願之船

一性圓通直造最初之筏蓋福德兼隆於

宸極而慶祥一本於

慈徽具崇

尊養之文上介

延洪之祐

聖母皇太后慈雲蔭世寶月當天妙須彌山高積

綿算大香水海廣導福流辰開

曼壽之八旬寅展菩提之二篋藉多羅之行願闡切
利之秘文喜建覺緣宏開淨業

皇上以大方廣佛華嚴經者上乘奧旨滿字真言藏
在龍宮記歸鹿野品目雖分於二本機關實秉於一
宗十萬偈彼土之宣揚卅九品此方之因果七處九

會之所說大千界盡八包羅三節四分之攸殊第一
諦最爲繁富兜率光明之殿夜摩地化之天如意身
雲無遮樂樹菩提環座而作禮善財繞足而放參華
以從喻得名嚴以資莊爲義大舍億土細入微塵旣
讚歎之莫窮斯功德之至鉅於是特開

壁府選集詞臣俾盥手以揮豪用齋心而授簡清嚴
及殿地隔六塵方便祇園禪參一指筆花燦處如遊
薜蔔之林淨品開時但嗅栴檀之氣琉璃光湧滴甘

露於池中曼陀華開飄吉雲於紙上湛若蘇伐羅之
色翰以阿伽樓之龜畫水印蠟之功能未標清淨石
室蘭臺之藏弄遠遜莊嚴而且

妙徹真如

聖臻實際謂唐年再譯尚留遺義於金乘明代傳書
詎足垂光於珠藏證苾芻之唱演判於繁簡損益之
間陋辟支之聲聞契在文字語言之外仰承
睿定一正宗風截偽續真重經

佛說斷言離相如是我聞若夫國譯于闐訛沿證聖
其人某某大都得自口傳彼說云云未免誤因耳食
既山川之阻閼鮮音義之貫通今則包四天下以入
版圖括一世界而歸尉候三河撈玉近爲回部新疆
十項布金遠接如來舊地梵文梵語悟字母之根源
譯義譯名嗤吳僧之攷訂

丹豪親御仙藻遐宣正曲說之貽譌按廣輿而徵信
冠之簡首用光真典之傳易彼舊題永正禪門之派

是皆由我

皇上積深願力具大光明以不可思議之機作無有
窮盡之解蠶臺捧篋天龍八部之護持師座難香百靈
鷲三摩之提唱用以廣增

懿福虔祝

鴻釐挹八水之醍醐載四輪之香積十千境土普示
因緣百億由旬高臻勝樂尼拘類果便爲海屋之籌
芬陀利華卽結西池之實玉食伊蒲之饌天衣卮宇

之雲

璇玑日承如依妙喜之國

安輿時御長遊快樂之園宣偈則樂奏迦陵披夾則
燈然般若世出世間之迴向人非人等之皈依齊升
歡喜之階悉仗圓成之力八十一卷金文具字具非
想非識之神通六億餘言蓮偈芝蘭衍無量無邊之

慈壽

臣

等身依

紫禁頂禮元言逢

慶典之萬年繙靈文之九部願隨海會大眾齊赴華
嚴二七日之期欣看雲集諸方共布阿含八萬劫之
算

皇上道光慧鏡心韞智珠握七寶以御寰駕四輪而
撫寓

仁風丕扇極乎紺馬白象之鄉

福量長盈運乎衣石芥城之宙抱澤人之

功德八水恒河仰持世之

威神四洲塵界猶以甚深願力通乎最上因緣直

契圓通密敷蹟旨粵以佛說妙法經闡靈言迦葉以

貝夾流傳法蘭以樞函戾止三乘尚矣五部巋然中

推寶積之交大揭金函之要始西來於印度屢東譯
於支那溯自當塗訖乎貞觀撰依滿字泝更夫十有
八人義欠全提未備夫四十九會洎先天之紀號有
流志之談禪如是我聞重宣此義首崇戒行齋心三
律之儀極讚神通合掌諸天之偈無量壽佛圓滿衆
生不動如來去住三世喻法門於被甲忍鎧常堅譬
彼岸之寶梁愛河普度記荊則勤授長者圓成惟廣
博仙人七十七品之了通百二十部之善蘊彙爲全

本兼萃諸家是經乃成如寶斯積給孤園黃金之地
王舍城白玉之階山湧銀龕天垂珠蓋四祥宮之渲
飾悉是玻璃七重塹之充盈無非璫璧富逾寶主身
入寶山是爲塵苑真言不啻龍宮奧藏緡勝朝之金
本備

秘殿之珠林徒夸印蠟之功未稱斐檀之淨於是筋
材

內苑給札

西清遜楮則於玉堂承

訓言於緋案文箋葉葉氣馥麝香法字行行輝騰龍
象貝多羅之樹清淨若斯閭浮檀之金光明如是優
鉢千香之帙曼陀五色之函三篋之殊勝罕倫萬品
之莊嚴稱最而且冠之

御序秉自

睿裁

鴻篇精煥乎玉篆要義重宣於金口分條析理刊頌

詔之流譌補逸訂真覈譯師之失考繙四句之偈回
三合之音字達旁行聲歸正梵是皆我

皇上萬幾餘暇一性元功種廣大之福田揭淵微之
淨品世出世間之機智學無學人之皈依遂使滄臺
然般若之燈龍樹布聲聞之果成等正覺得具足緣
演善轉之三車憑周流之五軼化導萬彙利益衆生
下窮七金之山上臻三天之界須彌日月咸照快樂
之園恒沙天人共遊妙喜之國祝

慈輦於萬千積算綿

慶祚於百億由旬以香穢爲萬姓具足之衣以伊蒲
爲兆民自然之飯百昌豐稔室利沙之踏地卽生三
時順成尼拘律之結實無數飛潛戾躍均入

化天蠕動肖翹皆含佛性是則能仁無弗圓滿行願
示諸法總歸濟度之門仰惟

上聖不可思議功修胥一世皆躋

仁壽之域臣等依身

法座額手慧塗仰瞻金粟之光欣捧蓮華之彩資元
宗而奏筆心葩意蕊未窺第一之機承白法以綴言
蓮潔桂貞永祝大千之

福

書進

御製新樂府跋

彭元瑞

九歌六府三事惟修和詩以言志六律五聲八音在
治忽樂其可知故歌始堯遊麇庸舜作至外興於樂
府實昉見於西京降而中唐斐然居易抽厥傑思蔚
然成章體變爲新意全乎風氣靡語大自謂近乎正
聲實事質詞世久傳爲鉅製千秋遇

聖四始開宗

垂鑒斯篇俯取其義彼有爲而作非爲文而作謂如此爲詩方可謂之詩用適

幾餘迺摭

睿唱殊事沿體假題立名詞不主乎故常言遂分夫大小江河氣盛則支港奪流羲娥曜懸而繁星掩彩琴揮獨蘭碎響遏乎磬咸裳絢孤翬麗藻闡乎黼黻方之茂矣蓋有由焉原夫情見乎辭詩論其世商周盛而作頌正變易而無詩以彼才華實丁中葉溯義

旗之七德媿禪詔之二王新豐折臂之翁杜陵典桑
之叟宮市使者州貢矮奴回馬倍來戎人僞縛西涼
之假師爲戲鹽州之飛鳥無城狐飽龍神犀寒蠻泣
雲開少劍江鍊空銅述祖烈則武德貞觀之卑指時
事則貞元開成之陋固宜不能躋姬廟子園之作徒
自附賤賦矇誦之流也我

皇上運際重熙躬秉上聖所敵者

文謨武烈之盛所紀者

神功聖德之全舞慶隆以象功奏中和而正樂平準
夷回部爲民版築迪化惠遠爲內郭闔壁特懸宛駒
右效南犀返徼西屬充階衛拉則四部全歸金川則
兩番竝盪出羆虎於禁旅銷螟螣於農疇昆明之湖
水如春上都之牧場似錦

厪鑑人之匪易凜爲君之良難誠則生明華宜返樸
責人先責己孟水圭臬之箴臣心體

君心元首股肱之義政貴持柄言戒聽瑩皆以謹

憲章

闡道揆

聖繼

聖而念

祖豳風七月之篇且復且以弼

予卿雲八伯之詠咨爾子孫臣庶毋忘

王業之艱難被之金石弦歌用作

聖人之謨訓夫豈李唐之可比盛又寧白傅之所得

聞若夫觸類旁通折衷

論定爭臣激韓愈之論破陳補魏徵之辭陷邊則禍
首王峻擾市則罪魁蘇弁岐王宅裏士辱伶工新息
縣中民歸賈父循良刻青石勝於段顏宰相築沙隄
當爲房杜馬無千里鳥不羣言惟

見大故

識高由理博乃

論卓至於鍼砭原什黜陟舊文考致亂於唐宗非關

夷曲成求仙於漢武乃述聃言淨洗箏音偶來騁樂
罷幸詎由惜帑拾遺何不薦才忘情蠻素之吟履道
鐘魚之寺瓶沈芥底宜示別裁狐化冢中空墮綺語
使作者尚在應媿游談之無根今讀而後知益信

立言之有本

臣

環而雜誦盥以莊書三百以後諸詩

風雅之正五十之數大衍

天地之文俯服仰窺所以博也厚也高也明也長言
永歎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御製題董其昌自書告身文跋

曹文植

臣謹按自典謨既遠制誥斯興當有位除授之初寶丕告勸懲之自爰頒汗號出自九重式布絲綸傳於四海權必操於主上維激揚彰輝之谷宜手詎假於臣工令邪正是非之倒置我

國家制由品定辨威不爽於鎗銖恩以義推

錫類罔遺於幽隱彰前勗後油然而生忠孝之思文簡義明肅若奉圖書之重所以

訓賢勞明職守歸典要去浮夸大昭

聖代之良規盡洗前朝之陋習彼夫書麻視草一任
文人敕尾詞頭相沿故事紫微趨直職綦重於李唐
丹禁代言遇更優於趙宋選才司兩制競誇清切之
班垂訓擬六經孰得發揮之體頭廳鈴索鎖院鑪烟
僅曰王言如絲未必臣心似水或交游輒轉稱揚多
溢美之文或門戶輒傾忠直被巨奸之目延譽貢諛
之語豈宜發自德音怒隣罵坐之言竟欲託諸明詔

進廟廊而退瘴海敷陳多屬虛詞朝旦諛而暮共讎
反覆或由一手抑揚無據體已褻夫王章褒貶皆私
弊更沿於朋黨豈特舍人潤筆動獲千緡大將告身
僅供一醉已哉我

皇上幾餘覽古清暇摛文

披墨蹟於其昌曾做魯國自書之例溯制詞於蘇軾
特舉惠卿行責之篇蓋殿竄謫於僉人本允符乎公
論而寓詆諧於劄子實隱快其私嫌此在正士揮毫

尚未免清流之報復倘使匪材執簡安能禁邪說之
壽張

戒聲氣以凜防閑千古鼎鐘皆謬

尊體制而示準則一言斧鉞綦嚴大爲之坊各樹以
鵠考百官之志不襲不沿讀

聖人之書是彙是

訓且夫言以義立法因文隨二百年錦罽藏頭祇以
珍其翰墨兩三臣綾池跋尾但能訂其闕全宋秘閣

之鐫摹帖傳淳化朱巨川之獎拔救奉建中論無甚
高言之抑末擬議適成爲文士考證不越乎書家而
我

皇上規矩從心經緯在手涉筆成趣已於偏處舉全
吐詞爲經卽向小中見大任從堆案必謹乎一笑一
顰偶爾臨池已垂乎大經大法林希無庸其擲筆陽
城安取乎壞麻盡平軒輊之衡獨立渠繩之正大易
之昭垂萬象看破人情周禮之臚列六官爛熟天理

一詞莫贊夫筆削萬斛隨出以泉源蓋由

見地之高今古悉歸模範是以

性天所發乾坤卽露端倪也臣職在簪毫學慚載筆

獲趨承於

丹陛幸仰覩夫

赤文口誦心維莫罄

包函之廣手舞足蹈彌形悅服之誠敬錄一通願讀

萬遍

御製己未歲我

太祖大破明師於薩爾濟山之戰書事跋

曹文植

維

天維

祖宗皇矣

大清之受

命立言立功德煥乎

聖人之有文

念夫致

王業之艱難監茲

履帝位而中正豈惟左右史之記如見

前後聖之心我

皇上繩

武紹基耆功拓業恢未竟之

遺緒成有截之鴻規

盱食宵衣日凜

美牆之慕戴

高履

厚時殷

弓劍之思越昔東土初興南風不競一戎大定三捷
告成紀金匱石室之尊藏末由敬觀仰

寶墨丹毫之恭御於以昭宣本諸

寶錄之文用成

書事之作爾乃紀歲協洽在明神宗我

太祖方握乾符舊邦新命彼明室倒持魁柄外侮內
訌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成湯征葛牧宮造攻遂爲入
犯之謀大作興戎之舉二三子師武臣力漫倭南劉
北杜之雄四十萬秣馬厲兵旁招葉赫句驪之衆志
圖虬撼勢阻雞連師分而並進四甄驛告而僅收一
旅

王師徑出土飽馬騰敵勢將闕將驕卒惰度險而囂

者敗登山而下者謀壯士分攻踏營先碎役夫大諱
荷鍤皆兵十盪十決而無前大鞞大膊而未已三驅
逐而沙蟲俱化一路破而風鶴皆驚當者不留投之
所向斐芬山之車戰終覆陳濤尚間崖之火攻誤師
卽墨爛如沃雪飄若炳蓬遂乃祭纛告虔迴旗迎銳
謀而後戰奮以爭先我

太宗親御戎韜先登敵陣

天臨大野風雲之色非常山壓孤巢雷電之威直薄

奔師尾擊上將頭梟又有牽綴偏師絡聯屬國長兵
箠笮南山之竹質柔輦甲藤皮東海之苔製脆奔星
初起卓午方中成臯陣前日爲晦晝昆陽城下天忽
反風遂乃殲赤蟻之餘屯降元菟之順衆虎符急下
鼠穴潛逃僅甘衆之先鳴援弓落日已千人之自躡
積甲齊山撫新附而兩帥朝收鹵獲而三日穀周官
振旅樂合金罇軒后旋兵曲分柵鼓明師不能再出
大業由此而成我武維揚王者無敵

上帝將復

高祖德克濟宅京

皇天既付中國民入關

定鼎是役也奮

神武秉

睿謨下符羣情上叶

昊緯師直爲壯曲爲老成敗在心兵合以正勝以奇
衆寡非勢武成之書肇王迹春秋之義大復讐作丕

丕基皆螽斯麟趾之族功懋懋賞有龍鱗鳳翼之倫
以視古之張武功原祖烈足以狹商頌之載旆秉鉞
小周雅之鉤援臨衝者矣

皇上以致愛致敬之心溯丕顯丕承之盛

寅衷念

祖乙夜敷

文紀應運之鴻庥述開國之偉績俾爾子孫臣庶世
世毋忘共思

天地

祖宗昭昭在上且

國家開基以武

纘緒有光平準夷定回部疆畝濛汜苑囿崑崙近復
宣威滴博之邊聲罪蓬婆之外捷音屢至

大功遄成猶且

篤承

訓於行間

思杼力於馬上藹若慕至油然敬生一

命筆如身遊其間一

迹事如親見其盛優聞愾見

聖

神之一氣相通合揆同符

祖

孫之五世滋大孰謂創難而守亦不易懿惟美彰而
盛斯以傳昔班史銘皇漢之天聲唐臣注貞觀之荆

業事未極其瑰偉文更涉於鋪張大哉

祖功炳焉

聖製往古來今日宙億萬年第一之勲經天緯地爲
文五千言

函三之作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跋

朱珪

臣竊惟書有之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
心夫帝王之文豈徒以沈博鉅麗與辭人文學較工
拙哉蓋將因其文以體乎道修其誠以本乎心夫是
以凡厥庶民是訓是行近天光而歸皇極也臣奉
命編校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凡古今體詩三千二百有
奇首爲卷三十有四古文一百一十六篇爲卷六又

附以

味餘書室隨筆二卷合之目錄四卷爲四十六卷陸

續恭

呈

睿定行將授梓

頒行海內矣伏念臣自乾隆丙申夏五月入直

尚書房得侍

講案親

眸穆之光暉竊窺

皇上生知睿聖好學敏求誦讀則過目不忘勤孜孜則
昕夕不怠計日課詩歲不下五百餘首各體咸備義
必正大聲中黃宮不爲雕篆纖掣之音而於古今治
亂盛衰民生疾苦利病之故洞燭於中而發之以誠
順乎至仁之心宜

天佑之所篤申萬民之所託命也文則執經心而鏡
史志條理綜貫內聖外王之學賅焉猶復

撝謙冲挹一言一字必求其安詩篇之經

親訂芟削者十之三四所謂

聖不自聖精之又精者矣夫詩文者學也德業者行也

皇上體

天繼

聖勤政仁民本躬行心得舉而措之一也誠也然則
文德洽而

武功成億兆蒼黎無疆之福也

皇言

皇心昭昭然揭日月而光萬禩矣豈不劉哉

御製毓慶宮記跋

朱珪

臣謹案龍樓躍淵之地鶴禁升霄之所天命貞符非
覩聞所能測度也我

朝慎簡

元德以爲天下得人爲仁

純皇聖睿通乎帝謂然猶面稽天若申卜再三至癸
已而告諸

南郊癸卯而禱於

列祖乙卯而始宣諸四海蓋

天位主器如是之鄭重也立儲之日中外歡嵩天人

慶洽丙辰元日重光重輪

授璽於我

皇上以毓慶宮爲重華之協

訓政

聽政者三年所謂繼德者如是之久而化成也

皇上以爲立萬世之大防基萬年之大福者在是大

哉

聖謨德者福之基民者命之本毓慶者毓德也祈天
永命者得人而安民也金鑑玉契卽丹書無逸之懸
心目也瑤山長琴卽夏啟周文之敬承繼也雲牖松
棟見羹見牆先天後天昭乎如揭日月於億萬斯年
矣

御製邪教論跋

朱珪

臣聞有教無類聖人之廣大也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與義二者一也害於仁則非仁也放於利則非義也王教之所不容也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王政之大端也君師之統一而已矣所以持世而正人心也二氏之說殊途而同歸苟違其本旨儒教豈不嚴

亂賊之誅乎大哉

皇言官軍所誅者叛逆也未習教而抗拒者殺無赦
習教而在家持誦者原無罪也白蓮教與叛逆不同
乃顯而易見之理聚衆斂錢流爲不靖是在良有司
貫心化導真扼要之說也臣以爲欲人人皆正其心
惟

大君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中外以
正四方則從欲以治誰敢不革面革心以違天取罪

乎如有違者以刑從之則不怒而威於斧鉞矣此所謂禹湯克己之心先聖

後聖其揆一也易曰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此必然之理也

皇上之心卽天心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臣敢拜手心說誠服而敬跋以申其說不勝怵惕之至

御製盛京頌跋

朱珪

臣聞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幬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功大可不美報乎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我朝肇造函夏起於

興京

盛京仰惟

四祖

太祖

太宗之功德光烈以篤

天祐

聖祖

世宗

高宗追本王業凡七謁焉我

皇上

世德繼述達孝思遠癸卯之秋

默顯明徵於今二十三年矣

純皇作盛京賦萬口傳誦方乎似貢益經凌鑠都京
不足云矣

皇上告成功太平德洽不忘艱難諧八音而作八章
天佑一章言

祖宗開創之義猶清廟對越在天也於鑠一章言受
聖承基之本猶維天之命嘉以戒慎曾孫篤之也歲
建一章言水源木本率由舊章之義猶維清緝熙肇

禮迄用有成也三關一章言

二陵之鬱蔥祀事敬修猶烈文之繼序其皇前王不忘也門煥一章言

大清

崇政之殿基福錫慶猶天作高山太王居郊文王祖岐築宮室以爲常居也祀

壇一章言祀壇告廟之典猶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世德一章言巡典慶成猶時邁之懷柔何嶽也

考賦一章言

純皇賦盛京我

皇上繼繩作頌懷

祖業而承

昊眷猶執競之自成康而追武王思文之溯后稷配

天陳常時夏也臣謹案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皆非比興之體超乎風雅之正然

商魯頌作於正考父史克周頌作於周公旦皆非王者所自爲也洪惟

高宗之賦我

皇上之頌

聖作

聖述先後合揆則從古所未有也臣竊以周頌清廟

之什遞釋之如此又謹案嘉慶十年七政經緯躔度時憲書推今乙丑九月庚戌之朔亥初日月會於壽

星之角土水在軫火在氏金與歲星在心自辰卯寅
右旋於西合璧聯珠完完纍纍懸象著明於天正當
聖主禮成旋蹕之三日太和嘉祥重光重輪重暉造
於一時豈非貞符之懿盛哉信而有徵可不敬歎



恭注

味餘書室隨筆跋

阮元

欽惟我

皇上傳堯舜周孔之學行內聖外王之道見諸政治
四海安平十年於茲矣魏魏乎

帝德

帝學煥乎久著於文章哉臣元伏讀

味餘書室隨筆乃於

御製文之外別成一書者其中發經史之至理持政教之大端愷切肫誠非唐太宗帝範所能企及萬一然唐臣賈行韋公肅尚有帝範之注其詳見於

四庫書提要 臣愚以爲我

大清之治上掩漢唐 臣雖譏陋秉

皇上之教任使內外於唐臣賈行等亦未敢多讓是以紬繹

皇言敬爲之注謹案

味餘書室隨筆二卷共五十一章第一章論五常之性以和爲貴涵養太和歸於中正第二章論爲政之道必資賢才禮善遠佞立法萬世第三章論天道好生治民尚寬敬敷五教以振君綱第四章論代天宣化不可違時謹持小節以杜侈源第五章論用賢則治任邪則亂開元初政姚宋皆賢第六章論心平氣和感通天地天下民安本於君身第七章論正己之道大公無我積善存誠物來畢照第八章論臣道忠

純學須寧靜諸葛儒者優於管仲第九章論智者通
方先濬心源仁者愛物先培元氣第十章論安民之
道在於知人平天下者先致其知第十一章論安民
之道勿妨農時損上益下行政施惠第十二章論至
誠之功悠久不已朝乾夕惕推誠布公第十三章論
奉天治民本於至公臣竭其誠民心悅服第十四章
論五倫達道皆止於善無過不及合乎中庸第十五
章論易道首乾健行不息不驕不憂存理屏欲第十

六章論除暴用兵乃不得已武王七德秦楚反之第
十七章論晉獻內亂五易其主晉文雖譎尚扶舊業
第十八章論晉悼入國六官得人後世失權三家分
晉第十九章論舜禹大聖好問拜言文王皇華使獲
五善第二十章論利用正德幅富安貧義利之辨必
遵大學第二十一章論君臣威儀本於禮義傲刻殺
佞民不畏愛第二十二章論晏嬰溥利申韓墟國欲
得正言先擇仁人第二十三章論川澤容物天地寬

大光武豁達德宗猜忌第二十四章論好惡之正與
民同之中和而仁不拂其性第二十五章論禮爲儀
本儀爲禮末禮主於敬行之以和第二十六章論君
子之道和而不同小人逢迎辨之宜早第二十七章
論春秋書法懲惡重名君子保名思義循實第二十
八章論黃鐘之數萬事根本聲律身度天地合德第
二十九章論禹謨三事培養惟和藏富於民乖戾不
生第三十章論洪範八政治國澤民五事三德以建

大中第三十一章論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剛柔得中
仁不犯順第三十二章論取民有制重斂必亡民足
君足保安國本第三十三章論仁取仁守卜世縣長
秦用凶德二世而絕第三十四章論天人相與無非
一誠人倫日用自成之極第三十五章論貧賤飢渴
不可害心鑒小養大取義舍利第三十六章論名器
不假僭竊不生信制禮威福無作第三十七章論
稼穡饑饉關民生死無逸重農知民之依第三十八

章論天下要塞據於形勢地利所在尤重人和第三
十九章論才智不同皆宜勤學小人不學亂所由生
第四十章論皇矣九德作事無悔正修治平子孫賴
之第四十一章論大舜諧孝朱均自棄舜倫心性盡
人合天第四十二章論用人行政敬天澤民勤則不
匱怠則失之第四十三章論官人用賢尤在察姦有
如石顯林甫安石第四十四章論德過於才可以大
受有才者教恃才者敗第四十五章論思不出位各

盡其職克去己私不驕不倍第
幾成天下務聖人至誠極之於
地萬物皆本至誠人欲不間久
論民心所成卽爲天命畏天敬
九章論惟博故厚惟高故明悠
五十章論顯仁藏用內外如一
第五十一章論德無小大但分
不悖第五十二章論憂民救民

刑者省也孔子謂刑罰各有所從生民之忍於爲非
敢於冒法非作其不忍之心動以不敢之義無以省
之也

聖言高遠俾有位者以明慎爲用以公勤爲體是則
齊之以刑仍推原於道德齊禮之旨慈惠風行明允
教浹於以仰贊

聖化唐虞協中之治庶復見於今日乎

御製義利辨跋

英和

臣惟經傳所載古大人之學於公私理欲之介察之至審辨之至明由心身意知以暨家國天下所以推驗治要者不越義利二端我

皇上單心宥密精義入神發爲

至論以垂世立教蓋

聖學

聖治於斯備焉書曰惟天生民有欲欲者與生俱來

爲人情所不能已雖聖人豈嘗遠於人情哉正惟推人所同具之情斯得乎天所以生人之理以理之公化欲之私故利也而義出乎其中自昔帝王代天理物固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也卽下而爲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天愛民而以利養之非使牧民者之得以專欲自恣亦灼灼明也然而崇高富貴之勢其取利也甚便而奮於利也甚易丹書有之義勝欲者從言乎勝蓋幾幾有不勝之懼而况貪

冒之徒愚癡性成利竇一開忘身徇欲至於怙俊滅
義亦固其所夫惟

竄聽首出之聖作之

君師凡制事度宜皆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矣而
宵旰所憂猶深傲乎利之足以害義也

辨之於君道者如此其悉

辨之於臣節者如此其嚴夫至公無私者治之原也
去私卽公者學之本也基以

聖學則

清明在躬潔齊相見尚有以高爵厚祿之身入於昏
昧既受大而又取小者乎恢以

聖治則財成輔相以致天地之產養欲給求以立萬
物之命耗蠹者必去培剋者必除尚有居輔翼之位
不思宣鬯

德意潤澤生民者乎然則義者利之本自上及下皆
以養民爲義將豐亨豫大並延厥福亦何不利之有

要之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斯辨之宜早辨者也嘗
考大學傳十章皆以闡明聖經而其詳言義利爲聖
經所未發顧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則傳
之意實本諸孔子焉今春闈試士

欽命是題

臣仰荷

寵簡忝副司衡旣獲與多士共深涵泳竊以爲

聖涯道妙於經傳有一以貫之者

睿製所陳決財散民聚之效杜悖入悖出之機所謂

慎德者在此所謂絜矩者亦在此此其爲大學之全
功平天下之要道歟

書孟子四考後

朱珪

予在杭時海寧周孝廉耕厓以所著孟子四考示予
校勘比予將行來索則爲僕人誤束諸書篋矣及到
京師耕厓屬蘇生琳趣此藁甚迫已託阮編修元爲
予作題辭應之然鄙意本欲有所質於周君故復申
之竊謂孟子道不行退而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皆
實事也非同莊生之寓言與戰國策之錯記諸國事
者故當仍以本書爲据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則孟子
之生當在周安王世是矣又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
歲此語發於去齊之歲燕人既叛之後案竹書爲隱
王元年丁未竹書以武王十三年壬辰周有天下至
是當七百九十六年若以通鑑乙卯爲周元年則八
百餘九年矣殊不符也閻百詩不信竹書而信史記
司馬溫公取竹書惠王改元之事顧氏曰據紀王周
慎觀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

年又二年燕王喻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
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
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
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
卽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
誤以惠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也竊謂孟子前二
卷卽其自敘去就先後本末之跡故始於梁惠王而
襄王而齊宣王而鄒穆公而滕文公而魯平公論世

者當以此爲仿或謂滅燕者潛王孟子曾再入齊見
潛王夫孟子自言久於齊非吾志也而惓惓於王由
足用爲善若潛王者烏可與爲善哉又孟子言公侯
皆方百里太公周公始封皆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
五與子產諸侯一圻之言合而與馬氏千乘之國方
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周禮封侯以方四百里明堂位
魯封方七百里諸說大相徑庭竊謂亦當以孟子爲
可信何也孟子與慎子辨而斥其在所損乎若所言

不實則慎子將掩口而笑之曰子不聞周制封侯則方四百里乎何不讀周官耶故鄙見以爲周禮疑非周書也况地里古今相距不甚懸絕可案跡而稽也昔奉使道出山東者屢矣自東平州四十八里渡汶河齊魯之交界也十二里爲汶上縣九十里爲兗州府治之滋陽縣又三十里爲中山店又二十里爲鄒縣徑魯境者計不過百三十里耳案今曲阜卽舊魯國都自曲阜而西三十里爲兗州府又西六十里爲

濟寧州又西五十里爲嘉祥縣又州西北五十里爲鄆城縣是魯之西境得二百二十四里自曲阜而東六十里爲泗水縣又東五十里爲卞城魯卞邑又沂州府之費縣在曲阜縣東二百四十里蒙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東境不過二百里自曲阜南而五十里爲鄆縣是魯之南境不過五十里又魚臺縣在府南百七十里武唐亭在縣東北二十里矢魚於棠遠地也又單縣在府西南二百十里魯單父邑是魯

之西南二百里而強也自曲阜而北寧陽縣在府北
五十里又東北九十里曰鉅平城又府西北九十里
汶上縣又府北百三十里泰安府是魯之北境百四
十里而近秦魯之東西約共四百里其南北約共二
百里不能方也此則兼并之後所謂方百里者五近
之實不過方二百十里有餘耳想其初封蓋方百里
而贏焉馬鄭周禮明堂位之言不如孟子之近確也